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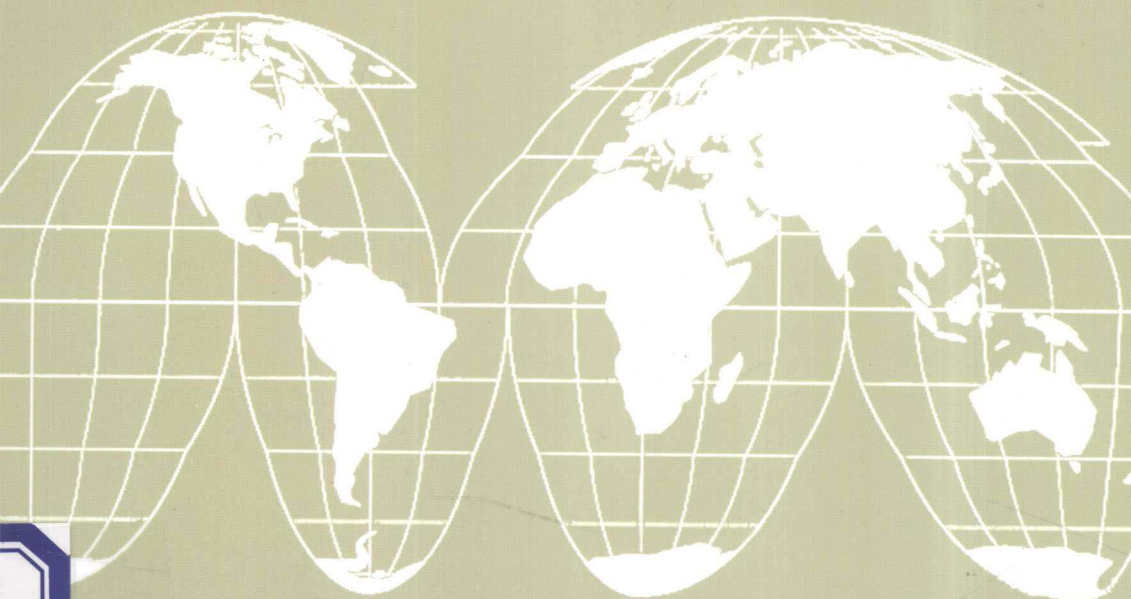


BEIDA OUMEI WENXUE YANJIU CONGSHU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真实的空间

——英国近现代主要诗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

丁宏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561.072

13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真实的空间

——英国近现代主要诗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

丁宏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的空间:英国近现代主要诗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丁宏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3177-7

I. ①真… II. ①丁… III. ①诗歌研究—英国—18 世纪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2156 号

书 名: 真实的空间——英国近现代主要诗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

著作责任者: 丁宏为 著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177-7/I · 26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9 印张 489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申 丹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区 鋈	王守仁	王 建	任光宣	许 钧
刘文飞	刘象愚	刘意青	陈众议	郭宏安
陆建德	罗 芑	张中载	胡家峦	赵振江
秦海鹰	盛 宁	章国锋	程朝翔	

献 给 丁 荻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 1952 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 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研究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目 录

绪论:坚硬的时代	1
第一章 岩石即洞穴:布莱克的魔鬼作坊	30
第二章 闪烁的空间:华兹华斯的光源	47
第三章 海螺的启示:华兹华斯的浪漫的忧虑	88
第四章 云雾的境界	105
第五章 思考柯尔律治:神圣的教条	135
第六章 思考柯尔律治:小憩的乐魂	163
第七章 失(诗)语的权力:拜伦的雷电	188
第八章 济慈看到了什么?	208
第九章 丁尼生:落下	228
第十章 丁尼生:仰望辉光,或“更高的泛神论”	294
第十一章 音乐与海洋:勃朗宁与艺术家的“交谈”	343
第十二章 音乐与海洋:勃朗宁与艾维森的“交谈”	405
第十三章 叶芝:“责任始于梦中”	426
人名索引	448

绪论：坚硬的时代

本书覆盖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探讨其间英国一些重要诗人有关其所洞见到的各类精神空间的诗性表述。本书副书名中所谓“近现代”概念，并不准确，主要是沿用了国内史家对我们自己历史时期的常用界定方式。在一些欧美学者的概念中，英国“现代”文学始于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因此若把本书题目中的“近”字去掉，也未尝不可。但对于时下的读者，若仍将一两百年前的某些诗人称作“现代诗人”，可能令人略感异样，因此本书以某些学术尺度为代价，权且选择了一个较模糊的概念。把 W. B. 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列入本书，也需要做一点说明。叶芝是爱尔兰诗人，但相对于英国文坛，爱尔兰作家的位置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国同样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不大一样，他们中有一些人亦在英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各种英国文学选集中也自然而然地录入，尽管另一些爱尔兰作家大概只能算作爱尔兰作家。此中原因不谈，本书仅按一般做法，将叶芝与其他英国诗人放在同一个可能的大框架中一起探讨。另外，“主要诗人”或“重要诗人”概念并不是排他的，显然还有其他名字，亦不失重要，只是本人能力有限，不过将“主要的”当成“最明显的”罢了。仅就篇幅而言，在入选的诗人中，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 和罗伯特·勃朗宁 (Robert Browning, 1812—1889) 所占有的页面相对较多一些。没有专辟一章谈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雪莱，应是一大遗憾，毕竟他是英国文学史上以捍卫诗歌艺术而闻名的最重要作家之一。现有的章节内将尽量谈及雪莱的诗作或论述，以及这个时段内其他重要诗人的思想和表述，盼略微缓解所引起的憾意。

所覆盖的这百余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工业、经济和科技等方面都达到一个高峰，英国的文学也迎来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英国作家本身已享有得天独厚的文学遗产，又相对于其他欧美国家而处在现代

化进程的较有利位置,能够较早地与新出现的社会议题互动,与其他领域的现代思想家对话。因此,这一阶段英国作家的声音值得倾听。尤其一些诗人,他们给后人留下很好的诗性思维,多具有启示性。有些思维涉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不大意识到的精神空间或感情空间。本书书名所谓“真实的空间”,将“空”与“实”放在一起,不意中构成矛盾修饰法,或有悖论意味。此处的真实,主要是借用了形而上学有关“真”的概念,指那种超越一般经验但却被认为比一般经验更实在、更绝对的生命因素。诗人们用烈度极高、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意象独特而生动的诗语将这些空间揭示出来,与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领域形成反差,引起关乎轻、重、虚、实的思考。诗人们虽手法有别,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从大面上看,各类诗文间有一定的变奏、互动和呼应,或构成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亦可以为其他的民族来分享。我国读者对于有关的内容并非一无所知,但我们对于其烈度、深度以及与现时代相关性的认识尚有待调整。本书意图所在,借用维多利亚时代主要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等人曾使用过的意象讲,就像是在一片海域内下网打捞,为的是不让一些珍贵的海产“闲置”或丧失掉,为了那些富有意味的诗性思维对我们重新产生意义。

我们可以先借助一段诗文,在眼前确立一幅曾经的英国社会图景,看一看一些诗人印象中的现实生存环境。英国浪漫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写过一首名为《静思中的忧虑》(Fears in Solitude, 1798)的诗,对即将步入 19 世纪的英国社会做了全景式的审视,里面一些诗行引人注目,汉译如下:

同时,在我们国内,
所有个体的尊严和权力全都被淹没在
众多的法庭、委员会、机构、协会和学会中,
这一切俨然就是一个装腔作势、振振有词的
大行会(Guild),一个人们相互阿谀的
利益俱乐部,而此间的我们,虽貌似矜持,
如在餐前祷告,实际上却早已捧着
盈满而溢的财富之杯,将里面的浊物全喝光;
我们蔑视所有体面的规矩,却像在
市场上一样,以自由、以穷人的生命
换得金子!就这样,那些本该体现

基督徒诺言的美好词语，那些只要得到明智的传讲就仍然可在今天这境况下防止毁灭的词语，却被人含混带过，其语气表明他们对其所言是多么地无感和倦怠：公然不敬者有之，但大多数人却是事不关己，全然不在意这些词语的真假或对错。啊！对神明的亵渎！《得救者名册》(the Book of Life)竟被迷信地当作可利用的手段，我们面对它咕哝地念出各种誓言，却注定不去践诺；因为所有人都要发誓——所有人，在所有地方，不管在校舍还是码头、政务会还是法庭，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发誓，不管行贿的还是受贿的、商人还是律师、议员还是牧师、穷的、富的、年老的、年轻的，所有人，所有人都共同布设了一个伪誓的诡局(one scheme of perjury)，动摇了信仰的根基；上帝本身的名字也成了杂耍者的魔语；而那只名叫无神论的猫头鹰，因兴奋而变得大胆，从他那黑暗而偏僻的藏身处飞出(不详的景象!)，凭一双污秽翅膀，划破午间的空气，他竟垂下缘毛发蓝的眼皮，执意将其紧闭，一边向着天上那辉煌的太阳呼叫，却喊出“它在哪里？”^①

综览社会现实图景的文学表述并不少见，这一段所涉及的问题比较浓缩；这是诗文，又体现诗人的创作语境，让我们从不同角度体会他的视野和情绪，也感触到此类诗语的现代相关性。其所诟病的乱象具体涉及现今社会的商业化、行会化、贪腐、不公正以及公众的贪欲、苟且、无信、无耻、不敬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些问题印证了一个黯淡而闭塞的精神空间，或者说一个无

① David Perkins, ed. *English Romantic Writers*. Orlando, Florida: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67, p. 426, ll. 53—86. 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得救者名册》为上帝所有，他把可以上天堂的人的名字记在上面。

精神的空间。不过,抛开最后几行所涉及的无神论不谈,这些问题尚不算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后续诗文将提到的现代意识形态领域与无神论有一定关联的极端理念,主要是随法国革命而达到极端状态的唯理性主义、一味向前看而不择手段的所谓乐观精神,以及极端的自由主义等。这些问题凑在一起,构成诗人忧虑的对象,形成了诗歌创作的工作面。此后的历史时期内,英国诗人不断看到相近的社会画面,也不断以各自的方式与之互动。诗人们亦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

就本书所涉及的议题而言,我们还要给柯尔律治所看到的全景中再加上一个维度,而这也是他本人在其他场合所强烈鞭挞的侧面。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机械量化倾向,是唯理性思维的变种,也是功利主义一脉。补足这个侧面后,我们还可以借助一部非诗歌类作品,将所谓的工作面进一步展开。*Hard Times* (1854)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一部名著,它以《艰难时世》的汉译名为我国许多读者所熟知。小说的英文原名具有双关含义,但字面意思最为重要,主要是借一常用词组直指世情之“坚硬”,这也是小说中许多章节的明显含义。商业理念和机械因素侵害了软性的人文环境,功利思维和量化的做法大行其道,文化生活中一时间多了许多“毋庸置疑”的道理,本来可以制衡空洞说教的 hard facts,其本身慢慢也变成教条,竟导致 hard times 的诞生,于是,所谓“时世”,在作家眼中也就产生了特有的质感,让他看到了“坚硬的时代”。本书谈论的是诗人,具体涉及英国近代诗人如何着眼于开放的精神空间,但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也能够帮我们做个开场白,而且更加简单易懂。

《艰难时世》一开始,一位名叫汤玛士·葛搥硬(Thomas Gradgrind)的退休五金批发商(曾成批地贩卖 hardware!)前来视察他那所模范小学。他以商人的口气称自己是个“专讲实际的人”(a man of realities):

一个讲究事实而胸中有打算的人(a man of facts and calculations)。我这个人为人处世都从这条原则出发: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而且任凭怎么来说服我,我也不相信等于更多。先生,我叫汤玛士·葛搥硬——毫不含糊,汤玛士·葛搥硬——汤玛士·葛搥硬。我口袋里,先生,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

是一个数字问题(a question of figures),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①

所谓“胸中有打算”,也可以译成“只认加减乘除”。他就是以这样的基本态度对学校的老师说:

我告诉你吧,我要求的就是事实。除掉事实之外,不要教给这些男孩子们和女孩子其他的東西。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该连根拔掉。要锻炼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这就是我教养我自己的孩子们的时候所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我用来教养这些孩子的原则。要抓紧事实不放,老师!^②

这些话体现现代商界成功人士的自信。在他面前听讲的小学生们就像是等待灌输的“小罐子”,只见葛擂硬和另两位成年人“略微向后退了一步,用他们的目光扫射着当时在那儿有秩序地排列在斜坡形地板上的一些小罐子,准备把无数法定加仑的事实灌进去,直到灌满得要溢出来为止”^③。

不只是灌输,这位如今的国会议员

活像一尊被事实塞满到口边的大炮,一炮就要把这些孩子轰出了少年时代。他又像是一架通电的器具,装配了一种可怕的、机械地调和而成的料剂,等那些嫩弱的、年青的幻想(imaginations)轰走了以后,它就准备拿这种料剂作它们的代替品。^④

用一些机械地拼兑出来的知识挤掉幻想,即可以将孩子们挤出少年时代。而幻想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不符合人类的实践经验。比如陪同葛擂硬来访的“那位绅士”就指出,不可以“用有花的地毯来铺你的房间”,因为“事实上你们是不能在花儿上面走来走去的,因此也不能允许你们在有花儿的地毯上走来走去”。在花儿上走,一定是放纵了某种幻想,“但是你不可以幻想……对!你绝对不可以幻想(You are never to fancy)”:

在任何事情上……你们必须受事实的限制和支配。我们希望不久便会有一个由事实委员们组成的事实委员会,他们会强迫人们变成遵

① 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4页。

② 同上书,第3页。汉译中加着重点的词代表英文原文中大写的Facts。

③ 同上书,第4页。

④ 同上书,第5页。

守事实,而不管其他的人。你们必须完全抛弃“幻想”这个词儿,和它割断一切联系。

居然要成立“事实委员会”。这样的训诫,让喜欢花儿的女孩西丝产生恐怖感:“她是太年轻了,听说这个世界将要变成一个只有事实存在的世界,她简直给吓呆了。”^①世界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先不管,她更要面对眼前的令人“窒息”的事实:孩子们所要接受的教育必须以客观事实构成的硬知识为内容,需要大量的背诵,像他们的老师麦却孔掐孩(M'Choakumchild)那样,要无所不知:

……他知道全世界上所有的流域(不管它们是在哪儿)的详情,所有民族的全部历史,所有的河流与山脉的名字,所有国家的一切出产和风土人情,及其疆界和在罗盘三十二方位上的位置。唉呀,未免过多了吧,麦却孔掐孩。如果他学得稍微少一点的话,那么,他就更可能教得好得多!^②

以上对这位老师的评价出现在小说的第二章,在狄更斯后来发表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中有一位老师叫海德斯通,他身上也有这位同行的影子。《艰难时世》第二章的题目叫做“扼杀天真”(Murdering the Innocents),即便只从效果上看,这样的题目以及书中有关将孩子们“轰出少年时代”的内容也像是在呼应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于四年前发表的长诗《序曲》(*The Prelude*, 1850年文本)中的类似表述。《序曲》第五卷以较长的篇幅谈到现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儿童的摧残。理论家们过分依赖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某些极端的唯理性主张,他们狭隘地以为,只要抓住人类是理性动物这一点不放,培养科学分析的习惯,设计好知识积累的工程,现代教育家们即可做到无所不能。华兹华斯把这些人称作“我们时代……万能的工匠”。^③为了举例说明现代教育的功效,诗人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少年学生版的麦却孔掐孩,即那位著名的天才儿童:

① 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这部分见第9—10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华兹华斯:《序曲》(1850年文本),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五卷,第347行。第五卷中有许多相关内容,直接涉及此处话题的部分见第223—425行。本书所用《序曲》中的引语除具体说明外,都取自1850年文本的这个汉译本。

在科学知识上，更显其神童
本色：能在浩瀚的大海上为舰只
导航，还能说出船舰的所有
知识与技巧；他能写出星辰的
名称，也熟悉地质构造；他还
懂得外国的政策，能将全世界的
区域与城镇一一说出，像蛛丝上
穿起的露珠。他眼能筛选，心有
磅秤，对一切事物提出疑问；
活在世上，必须每天增加
一分聪明，看见每一滴智慧的
雨水落入心灵的水桶，否则，
何必出生。^①

什么都知道，世界好像是扩大了，但在诗人看来，这样的知识越多，天地就变得越局促，因为无数的数据硬碰硬地叠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抵得过小小孩童本应天然拥有的一个混沌而宏阔的空间。华兹华斯也有他自己认为的正面例子：

有这样一位少年，你们认识他——
温德米尔的危崖与翠岛，多少个
黄昏，当星光刚刚开始沿山脊
缓行，有的升起，有的落去，
他会孤独地站在树下，或伴着
波光朦胧的湖水，将双手举向
嘴边：手指交叉，手掌紧合，
那形态宛若擎起一件乐器，
向着那些默默无语的山鸦
奏出乱真的呼鸣，等待它们
呼应的啼叫。而从湖的彼岸，
很快会传来它们的叫声，不断的

① 华兹华斯：《序曲》（1850年文本），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316—328行。

叫声,回答着他的召唤,时而
长呼,时而尖鸣,一波波震颤的
声涛;四方的回声也愈加激越,
一时间这欢乐的喧嚣在谷中奏出
惊心动魄的高潮。有时,回应的
只有那幽深的寂静,似嘲笑他的
技巧,而当他在迟疑中聆听,那湍泄的
山溪常引起轻轻的惶悚,将水声
遥遥地载入他内心的幽壑;眼前的
景色也在不觉中移入他的
心灵,带着所有庄严的形象——
山岩、森林,还有在湖水恬适的
怀抱中不断变幻天姿的云霄。^①

这个乡间的孩子所擅长的是一种超越人类语言的原始交流方式,也因此拥有了自然的和声,又能贴近那些“庄严”而“不断变幻的”湖光山色,这些都是他的天然财富,并非不能算作人类的造诣。然而,华兹华斯认为,现代理论家就是要扼杀这样的孩子的天真,就是要填平他面前的湖水,让它的上面出现泾渭分明的路径。或者,诗人更犀利地指出,他们是要

用一条平坦的大道架在少年
世界的混沌之上,将那些不羁的
儿童变成驯服的羔羊。^②

“混沌”的世界也是我们所着眼的能够超越机械因素的开阔空间之一种。

与狄更斯一样,华兹华斯认为制约这种倾向的手段之一,就是要诉诸文学或诗歌的力量。狄更斯在《艰难时世》的第三章中讲道,葛擂硬的家有个生硬的名字:石屋(Stone Lodge),石屋内为孩子们摆放着一个个储藏科学标本的柜子,而童谣、童话等与幻想有关的“无聊的东西”是不能享有存在空间

① 华兹华斯:《序曲》(1850年文本),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五卷,第364—388行。

② 同上书,第348—350行。“温德米尔”指 Lake Windermere(也称 Winander),华兹华斯家乡的湖。评论界一般认为温德米尔湖少年(The Boy of Winander)身上有童年华兹华斯的影子。

的。这也是为什么当葛擂硬发现模范学校的“小流氓们”居然争先恐后地偷看马戏团表演，去放纵无聊的幻想时，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尤其是“小流氓”中间竟然有自家的儿女：“科学的大门是为你们打开着的……（你们）会自甘堕落到这个地步！”女儿露意莎的回答是：“我感到厌倦，父亲。很久以来，我就感到厌倦了。”^① 1853年，狄更斯在一篇反对今人从狭隘道德角度改编童话故事的文章中说道：

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功利主义时代，童话故事要特别受到尊重，这件事关系重大。我们英格兰官僚文牍口袋的官僚气派太大，根本不会用来装这种琐碎的小事，但是，任何关注此事的人都十分清楚，一个国家若没有幻想，没有浪漫传奇，那么，无论它的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不可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②

在《序曲》第五卷中，华兹华斯在维护荷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伟大诗人的文化地位的同时，也呼吁将那些曾经广为流传的童话故事“还给”儿童。他认为，“生命中无言的渴求、隐秘的欲望，/ 它们必须有自己的食粮”。而童话、《圣经》故事和浪漫传奇等文学作品能够满足这样的饥渴，“引出人们向善的良知”。因此，人们应该感谢那些编造童话故事

骗子、呆子、

昏言的老伯；你们联合了何等

伟大的神力，使我们的心愿成为力量。^③

与狄更斯一样，华兹华斯也相信童话和传奇文学可以平衡过分唯物的倾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世情硬化的过程，比如它可以具体地帮助儿童抵御事实的伤害。他回忆自己小时候曾目睹人们打捞一位溺水者的过程：

最后，在一片

优美的湖光山色中，一具僵直的

死尸终于挺出水面，他脸上

已无一丝血色，像是恐怖的

① 以上见《艰难时世》，第12—18页。

② Norman Page, ed. *Dickens: Hard Times, Great Expectations and Our Mutual Friend—A Se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p. 27.

③ 这些内容见《序曲》(1850)第五卷，第341—346、492—509、523—533行。